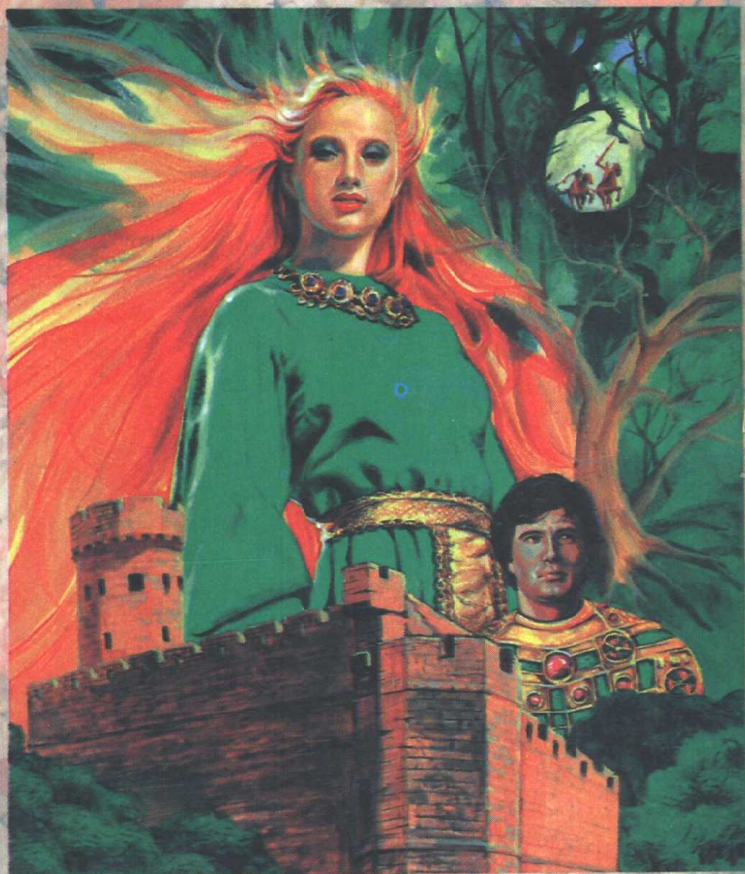


激情薔薇系列

國王的獎賞

茱麗·嘉伍德◎原著

張若瑤◎譯



The Prize
by Julie Garwood

獨家授權

翻印必究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激情薔薇系列
國王的獎賞

茱麗·嘉伍德 原著
張若瑤 譯

花山文藝出版社
一九九三年·石家莊

(冀)新登字 003 号

激情蔷薇系列

国王的奖赏

The Prize

原 著: 茱丽·嘉伍德

Julie Garwood

译 者: 张若瑶

责任编辑: 李津生

美术编辑: 李文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石家庄市北马路 45 号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

地 址: 保定市省印路 19 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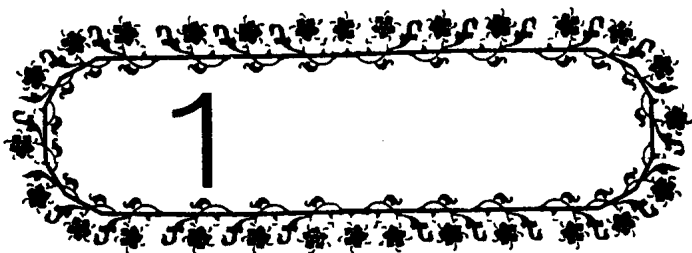
林白出版社有限公司转授版权

版权代理: 大苹果股份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 1/32 10.5 印张 225 千字 1993 年 11 月第 1 版

199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: 1—10,000 定价: 7.80 元

ISBN 7-80505-926-8/I·885



一〇六六年，英格兰

他根本不知道打中他的是什么东西。

前一分钟，罗伊男爵还以裹着皮套的胳膊擦拭额头上的汗水，下一分钟他竟四仰八叉地平躺在地上。

她果然把他击倒了，千真万确的。她一直等着，等到他摘下头盔，她才挥动绑着小石块的皮绳，绕着头顶，挥成一个圆圈。这个简单的投掷器凝聚了惊人的速度和劲道，快到肉眼不能分辨，皮圈破空而过的声音就像一头怨气冲天的野兽，半嘶半吼。她的“猎物”却听不见，因为她站在墙头的走道上，隐在清晨的暗影中，而他是在下方，木造吊桥的底下，离她大约五十英尺光景。

这个高大的诺曼人是个显眼的目标。再者，他也是带领

人马窃占她领地的人，是这班异教徒的首领，就凭这个理由更加的促使她卯足精神，全力以赴。在她心里，眼前这个高大的巨人已变成圣经中的“高力亚士”。

而她，就是杀死巨人的“大卫”。

只是不像故事中的圣战英雄，她并不打算杀死她的对手。否则，她大可以瞄准他的太阳穴。不，她只是想打昏他，因此她选择了他的额头。是上帝的旨意，让他下半辈子永远带着这块标记；在这个黑色的胜利日，给他一个永志不忘的暴行标记。

诺曼人已经赢定了这场战役。再过一、两个小时，他们就可以攻破城池，长驱直入。

这已经无可避免了，她知道。她为数远不及敌人的撒克逊弟兄现在完全属于劣势，撤退是唯一合理的选择。没错，无可避免；可是她实在咽不下这口怨气。

这个诺曼巨人是三个星期以来，诺曼第公爵“征服者”威廉派来攻占她这块领地的第四名战将。

前面三个像小孩子在打架，她和她哥哥的人手轻而易举便把他们打跑了。

这一个不同。他非但赶不跑，而且很明显的要比先前的三个人机灵和狡猾。在他麾下的士兵仍旧像先前那些人一样欠缺经验，不同的是这位新统帅领导有方，即使再长时间的攻战，士兵们照样纪律分明。

不必等今天过完，胜利必定会属于这班可恨的诺曼人。不过，他们这位首领在胜利的时刻也必定会晕头转向。她要亲手办妥这件大事。

她掷出石块时，由衷的笑着。

罗伊男爵离开他的坐骑是要将那名年轻的士兵从护城河里拉上岸。那个小笨蛋失足落水，头下脚上的栽进河里，由于身上甲冑过重，重心抓不稳，下沉得更快。罗伊抓住他的一只脚，硬生生地把他提出水面，手腕再一使劲，那名落水的士兵便给抛上了长满青草的河岸。阵阵的咳嗽声显示出年轻人并无大碍，呼吸还很顺畅。罗伊放心地摘下头盔，准备拭去眉毛上的汗水时，小石块不偏不倚的飞过来，正中目标。

罗伊仰面翻倒，但是昏迷的时间并不长。他睁开眼睛时四周围依然烟尘弥漫，他的手下正赶过来救援。

他拒绝了他们的帮忙，自己坐起来，甩甩头，企图把疼痛和令他迷惑的浓雾全部甩掉。一时间他甚至搞不清楚自己身在何方。鲜血从右眼上方的一道裂口不断滴下来，他按一按伤口的边缘，才发觉额头上撕掉了好大一片皮肉。

他还是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东西击中了他。从伤口的大小来看，他确定那绝对不是弓箭形成的，可恶的是，他的头痛得像火在烧。

罗伊忍着痛，奋力地站起身，愤怒给了他振作的力量。他发誓一定要找到下毒手的家伙，报以同样的手段。这个念头令他开怀许多。

随从牵着马缰站在一边，罗伊翻身跨上马鞍，将注意力转向环绕城堡的围墙。他的敌手会不会从那里向他瞄准？距离实在太远，连一点点可能的威胁也看不见。

他重新戴起头盔，四下观望，却发现现在他昏倒的这十几分钟里，他的军队似乎早已把他的训练和指点忘得一干二净。

暂时代理他的副指挥殷吉竟把全队人马集中在城堡的南侧。城墙上箭如雨下，哪里还有可能进攻？

他们的愚蠢直教他气得发昏。那班士兵拼命用盾牌举在头上抵挡弓箭，只这一会儿工夫，他们又打起艰苦的防御战，所处的位置仍和这天早晨他前来领导他们进攻时一模一样。

他重重地叹口气，只有再度接掌指挥。

他立刻改变战略，阻止了节节败退的颓势。他调遣十名最可靠的士兵跟他一起登上领地北方的一小块高地。在大伙找到掩护之前，他已经发箭射杀了守在城墙顶的一名撒克逊士兵。随后再由这些手下继续攻战，不消多久，撒克逊人的这堵城墙便告失守。

罗伊的五名手下爬上墙头，切断缆线，放下吊桥。罗伊骑着马，拔出剑，率先步上吊桥。拔剑其实并不需要，第一道和第二道城墙的守兵都已经弃守了。

他们挨家挨户的彻底搜查，没有发现任何一名撒克逊士兵。罗伊一看便知敌人早已由某个秘密通道遁走。他命令一半人手在围墙四周寻找类似的出入口，一旦发现立即予以封死。

片刻之后，诺曼人在城墙上升起色彩鲜艳的旗帜。这座城堡正式归在威廉公爵的名下，属于诺曼人所有。

但是罗伊的任务到此只达成了一半。他还得找到那名“奖赏”，把她带回伦敦。

嗯，也该是抓住妮可小姐的时候了。

从宅邸居住区搜出的几名仆佣被士兵们揪入中庭，围在一堆。与罗伊一般高大却没有罗伊那种魁梧和伤疤的殷吉，狠狠的揪着一名仆佣，这人年纪很大，鸡皮鹤发。

罗伊还来不及下马，殷吉已在大声叫嚷：“爵爷，这人是管事贺康，就是他把这家人的情形告诉了葛力男爵。”

“我不跟诺曼人讲话，”贺康抗辩。“我根本不认识哪个葛力男爵。要是我说谎遭天打雷劈。”他赌咒似的强调。

“忠心耿耿”的老佣人明明在撒谎，而且为自己敢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大胆感到非常骄傲。老人只顾担心背后的衣服被那名狠劲十足的金发武士扯破，始终没有抬头去望骑在马上

的诺曼将领。

“胡说，你确实跟葛力男爵说过话，”殷吉反驳他。“他是第一位奉命前来攻城和带走奖赏的将领。老头，说谎对你毫无好处。”

“啊，就是屁股中箭、仓皇而逃的那一位吗？”贺康问道。

见老仆提起葛力爵爷丢脸的事，殷吉光火的瞪起眼，强迫他转身面对男爵。老人终于抬头望见这位诺曼将领时，一口气几乎梗在喉咙里，他必须尽量把头朝后仰，才能看清面前披挂着皮革和钢环的巨人。阳光反射在甲冑上，耀人的强光使贺康眯起了眼睛。骑马的武士不动，他的马也不动，一时间，老仆人甚至以为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雕像。

贺康在骑士摘下头盔之前，还算能力持镇静。

当诺曼巨人摘下头盔，贺康吓得几乎连隔夜饭都吐了出来。这“蛮人”真正是令他魂飞魄散，他简直想哭喊救命。这巨汉一对冷厉的灰眼珠里有着不能动摇的坚决，贺康肯定自己非死不可。他一定会杀掉我，他想，于是他飞快地默诵一遍主祷文，决定以光荣的死来保护他那温柔可敬的女主人。他宁愿牺牲自己，他相信这么做上帝必定会迎接他登上天堂。

罗伊瞪着颤抖不止的老仆好一会儿，才将头盔扔给候在一旁的随从，跳下马，把缰绳递给一名士兵。坐骑不听话的直立起来，但是主人的一声喝令，它立刻停止了撒野的动作。

贺康两腿一软，跪倒在地上。殷吉探手把他拉住。“有个女的还在楼上，是双胞胎姊妹中的一个，爵爷，”殷吉向男爵报告。“她在教堂祷告。”

贺康猛吸一口气，抢着说：“上次围城的时候，教堂早就烧毁了。”他的声音就像被人掐住了脖子。“丹妮修女从修道院一赶到，便吩咐把圣坛搬到内庭的一个小房间。”

“丹妮是修女，”殷吉自动插嘴。“爵爷，就跟我们听说的一样，她们两个是双胞胎。一个是圣人，一心只为世人服务，一个是罪人，一心只想给我们制造麻烦。”

罗伊仍旧不说话，继续瞪着老仆。贺康不由自主的移开视线，盯着地上，合起双手极小声地说着：“丹妮修女因这场撒克逊和诺曼人的战争被困住了，她是无辜的，她只希望能回到原来的修道院。”

“我要另外那一个。”

男爵的声音很轻，很冷。贺康的胃再次翻腾。

“他要双胞胎姊妹的另外那一个。”殷吉放声大吼，一瞧见男爵严峻的眼光，赶紧闭口，把接着要说的话全部吞回去。

“双胞胎姊妹的另外那一个是妮可小姐。”贺康吸足一口气接着往下说：“她离开了，爵爷。”

罗伊对这个消息毫无反应，殷吉却流露出掩不住的失望。“她怎么可能离开了？”他边吼边推贺康，逼得老仆再度跪倒。

“内庭的墙壁里有许多秘密通道，”贺康招认。“难道你们没注意过吊桥以后再没瞧见任何撒克逊士兵吗？妮可小姐带着她兄弟的人一个多小时之前就走了。”

殷吉气得怪叫，只有拼命地推贺康出气。

罗伊上前一步，两眼笔直地瞪着他的副将。“殷吉，对付

一个没有还手能力的老人，不表示你的力气很大，同样的，干扰我的问话也不能证明你有自我克制的能力。”

殷吉自觉颜面无光，只好向男爵鞠个躬，再把跪在地上的老仆拉起来。

等殷吉离开老人的身边，罗伊才收回视线转向贺康。“你为这家人做了多久的管事？”

“将近二十年。”贺康的口气有着难掩的骄傲感。“主人待我很好，爵爷，他们让我觉得自己和他们一样重要。”

“二十年的好待遇，让你现在出卖两位女主人？”他嫌恶地摇着头。“贺康，你的忠诚和你的话都不足采信。”

罗伊不再把时间浪费在这老者身上。他迈开大步走向内庭的门，排开挡在道上看热闹的部下，径自走了进去。

贺康被命令回到仆佣堆里，任由他在殷吉急冲冲地追随男爵而去时，兀自担心自己的命运。

罗伊有条不紊的进行搜索。内庭的第一层堆满了碎石块，凌乱不堪，角落一张长桌翻倒了，凳子大都已损毁。通往楼上各厢房的主楼梯大体上还算完整，由墙壁渗出的水滴在木质的梯阶上，又湿又滑，栏杆大多已毁损，摇摇欲坠地挂着，如果有人在这里滑一跤，非摔下楼去不可。

二楼的情景也一样凄惨。风从壁上一个好大的洞口灌进来，冰冷彻骨。楼梯终点是一条很长很暗的走廊。

罗伊一登上这层楼，殷吉立刻冲到他前面，手忙脚乱地抽出佩剑，摆出一副护主的姿势，谁料地板也是又湿又滑，殷吉不但失去平衡，扔了宝剑，还对准墙上的大洞冲去。罗伊即时拽住他的后颈，往回一拉，殷吉顿时朝反方向弹回来，撞在壁上。他像落水狗似的抖了两下，拾起佩剑，再次追随着

他的领主身后。

对于这样一个鲁莽的手下，罗伊只有摇头不已。他来到第一个房间时，发现房间上了门，他轻易地踢开门门，低头穿过嫌矮的门框，进入房间。

这是一间卧室，室内燃着几支蜡烛，一名侍女瑟缩地躲在角落。

“这间房是谁住的？”罗伊问她。

“妮可小姐。”侍女悄声地答。

罗伊从容地打量着房间。简朴如苦修僧的陈设，整洁得令他有几分惊讶，想不到女人家没有那些琐琐碎碎的玩意儿也能过活。当然他对女人的了解也仅止于他的三个妹妹，不过就这三个女人已经足够让他做这番结论。靠墙是一张大床，酒红色的垂幔拢在床后，对墙是壁炉，一只样式简单的红木柜子立在另一个角落里。

挂钩上没有任何衣裳，罗伊无从得知这房里的女主人究竟是胖是瘦。他转身准备离开房间，却发现殷吉呆头愣脑的堵住了去路，罗伊两眼一瞪，殷吉才慌忙退开。

第二扇门也由里面上锁了，罗伊正想踢开它时，竟听见拔启门闩的声音。

开门的是一名年轻侍女，一脸的雀斑和惶恐。她原本想向他行礼，不料一看见他的脸，礼只行得一半，便大叫着逃了进去。

这间房里点满蜡烛，一张覆着白布的木制圣坛摆在壁炉的正前方，圣坛前的地板上有几块皮面的跪垫。

他一眼便瞧见那位修女。她跪在那里，低头祷告，双手握着自颈上垂下来的十字架。

她从头到脚都是清一色的白。罗伊站在门口等她抬头，因为圣坛上没有摆设圣杯，他无需跪拜。

侍女怯怯地碰触修女细瘦的肩膀，弯下身子小声向她耳语。“丹妮修女，诺曼人的首领来了。我们是不是现在投降？”

这问题太可笑，罗伊几乎笑出声音。他示意殷吉把剑收起来，大步走入室内。两名女仆站在以毛皮遮着的窗口，其中一个怀里还抱着婴儿，小东西正专心地啃着自己的小拳头。

罗伊的注意力再回到跪着的修女身上，从他的位置只能看见她的侧面。她终于以手势划了一个十字，表示祷告完毕，接着优雅地站起来。她刚一站稳，小婴儿便迸出哭声，探着小身子要她抱。

修女示意黑发的女仆向前，她抱过孩子，亲吻过他的头顶，再走向罗伊。

到现在他还是没能看清她的面貌，因为她的头一直低着，不过她温婉的态度和哄婴儿时的轻声软语却已深深地吸引了他。婴孩竖着一头金色的细发，模样儿很有趣，这会儿满足地靠在修女怀中，继续吮自己的拳头，不断发出唧唧啊啊的声音，偶尔还打两个呵欠。

丹妮在罗伊身前一、两英尺处停下步子，她的头仅及他的肩，他情不自禁地想：她好像很容易就会碎掉，很脆弱的样子。

这时她抬起头，定睛注视着他。于是他什么也不想了，就好像他已经不会思想。

她美到极点。天使般的面孔，毫无瑕疵的皮肤，尤其那对眼睛更令他迷惑，动人心弦的蓝。一时间罗伊以为自己见到了一位降临凡间的女神。弧形完美的眉毛，挺秀的鼻子，丰

满红润的嘴唇，动人至极。

罗伊惊觉自己的身体有了异样的反应，立刻收敛心神，这份突然的失控确实令他惊吓，而耳边的一声抽气声更明显的表示殷吉的反应跟他一样。他掉头向殷吉横一个白眼，再面对修女。

丹妮已是教会的新娘，神圣不可侵犯。正如他的领主威廉公爵一样，罗伊也尊敬教会，不遗余力的保护神职人员。

他用力地吁口气。“这孩子是谁的？”他以问话企图消弭自己心中对这个女人不诚敬的念头。

“是嘉莉的。”他发现她略带沙哑的声音简直不可思议的诱人。她向站在暗处的女仆示意，那女人立刻上前一步。“嘉莉是这里的忠仆，她的儿子叫尤里。”

她低头看看婴儿，见他在咬她的十字架，便轻轻把它移开，再抬头望向罗伊。

两个人沉默的对看了半晌。她的手在尤里的小肩膀上揉着圆圈，视线却一瞬也不瞬地盯着罗伊，表情中没有丝毫的恐惧，对他脸颊上那道又深又长的疤痕也似乎视而不见。罗伊反倒有些不自在——他习惯的是一般女人乍见他时的另一种反应，但是修女的态度使他相当受用。

“尤里眼睛的颜色和你完全一样。”罗伊说。

其实不然，婴儿的眼睛澄蓝，丹妮的却是漂亮。

“撒克逊人多数都是蓝眼睛，”她答道。“尤里再几天就满八个月了，他会活到那么久吗，诺曼人？”

她问得那么温婉自然，罗伊一点不觉得受到冒犯。“我们诺曼人不杀无辜的孩子。”

她点点头，微微的一笑。他的心怦怦然，她的颊上有一

个迷人的酒涡，还有，老天，那双眼眸，简直勾去了他的魂魄；他发现那并不是蓝色，而是他曾经见过最娇弱的一种花朵——紫罗兰。

不行，他告诫自己，他必须冷静，他现在的表现像个少不更事的随从，以他的年纪，不该再有这种感觉。

“你怎么会说我们的语言，而且说得那么好？”他的声音已经变调。

她似乎毫无所觉。“六年前，我哥哥跟随撒克逊国王哈洛德到过诺曼，”她说。“他回来之后，坚持要我们学会这种语言。”

殷吉站到男爵的身旁，突然问道：“你那个双胞胎姊妹是不是跟你很像？”

修女转头注视着发问的士兵，目不转睛地打量着他。殷吉在她的眼光下竟红了脸，不敢正视她。

“妮可跟我在外貌上非常相像，”她终于作答。“绝大多数的人都分辨不出我们谁是谁。可是我们的性情脾气完全不同。我是随遇而安，什么都能接受，她不行。她发誓宁死也不向侵略者投降。妮可相信你们迟早会放弃侵略而回家去。真的，我很为她的安危担心。”

“那你知不知道妮可小姐到哪里去了？”殷吉再问。“我们爵爷非知道不可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她的视线依旧不离开殷吉的脸。“只要你们爵爷肯向我保证不伤害我妹妹，我就说出她的去向。”

殷吉哼了一声。“我们诺曼人从来不杀女人，我们驯服女人。”

听见自己的属下如此大言不惭，罗伊恨不得一把将他抛

出门外。他发觉修女对这番话也很不以为然，她的脸色稍微一变，但亦仅仅一变而已，很快便又回复平静。他的警戒心立刻抬头，直觉的感到有些不对劲。

“你妹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”罗伊承诺。

她的神色缓和了一些。罗伊想着方才她的怒气可能是由于担心妹妹的处境所致。

“你知道吧，”殷吉起劲的插嘴。“妮可是国王的奖赏。”

“国王的奖赏？”

这次她的怒气再也克制不住，虽然胀红了脸，声音却依旧保持镇静。“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，哈洛德国王已经死了。”

“你们的撒克逊国王的确是死了，”殷吉向她解释。“可是诺曼威廉公爵就要驾临伦敦，不久就会成为全英格兰的国王。我们奉命尽速将妮可带到伦敦去。”

“目的是什么？”她问。

“你妹妹是国王的奖赏，威廉公爵要将她赏给一位贵族骑士。”殷吉傲气非凡的补上一句：“这是最大的光荣。”

她摇摇头。“你还是没有说明我妹妹怎么会变成国王的奖赏，你们的威廉公爵怎么会知道妮可？”

罗伊不想让殷吉再搅和下去，愈描愈乱，反而惹恼这位温婉的修女。他把殷吉推向门口。“我保证令妹不会受到任何伤害，”他再度向丹妮承诺。“现在请把她的去向告诉我。墙外的危险你完全不了解，她被抓到只是迟早的事，到时候，只怕有些诺曼人不会善待她。”

当然，这几句话说得很婉转，他不想把真实的情形说给她听，事实上她的妹妹要是被那些无法无天的士兵逮到，只怕凶多吉少。他愿意保护这位修女不必面对生活的残酷面，不

愿她的纯真被世俗的罪恶所玷污，但如果她拒绝透露他所需要的消息，他将不得不粗鲁一点。

“你肯不肯答应由你亲自去找妮可？不要把这个任务交给其他的人？”

“由我亲自去有那么重要吗？”

她点头。

“好，我答应，”她说。“虽然我不大明白你为什么那么在意——”

“我信得过你，”她打断他的话。“而你已经向我保证，妮可不会受到任何伤害。”她再次展露笑容。“如果你经常食言，绝不会得到这么高的权位。再说，你比这些士兵年长得多，这是仆人告诉我的，我相信你的耐心和克制力也比他们强得多。要找到妮可一定需要这两样东西，因为她被激怒的时候相当难缠，而且，她很聪明。”

罗伊还来不及回答，丹妮已转身走向站在窗旁的两名女仆，她把婴儿交给其中那个叫嘉莉的，再对另一个低声交代一些事情，然后回转身对着罗伊。

“我治好你的伤口就把妹妹的行踪告诉你，”她说。“你额头上裂了好大一道伤口，男爵，让我替你清洗和包扎起来。请坐下，顶多一、两分钟的时间。”

对她的周到和好心，罗伊惊讶得有些不知所措。他想摇头拒绝，最后到底改变了心意，坐了下来。殷吉站在门口仔细地看。女仆将一盆清水搁在罗伊座位边的一只矮柜上，丹妮取来一些干净的白布条。

男爵的体形把整张凳子全部吞没，两条长腿叉在前方，丹妮就站在他叉开的两腿中间。她将白布浸在水里时，他注意

到她的手在发抖。清洗伤口的过程中，她没有说一句话，等到清洗完毕，敷上止痛的软膏时，她才问这伤是怎么来的。

“大概是石头吧，”他耸耸肩膀。“没什么了不得。”

她温和地笑笑。“我看当时也许很不得了吧。照伤势来看，这一击至少也让你昏了一阵子。”

他简直无法专心听她在说什么，她的味道太好闻。除了知道这个美丽的女人靠他如此之近以外，任何事都已无法使他专心。她淡淡的玫瑰芳香吸引着他，垂在她胸前的十字架也吸引着他；幸亏这神圣的十字架使他恢复了克制力。她退开的同时，他也站起来。

“我妹妹到亚烈男爵的领地去了，”她说。“由此地往北走大约三个小时的行程。亚烈誓死抵抗诺曼人，妮可打算让家兄忠诚的士兵和他们联手作战。”

门口一阵喊叫打断了他们的对话。罗伊手下的一名士兵有事向他报告。“看着她。”他吩咐殷吉。

罗伊出了房门还听得见殷吉热情有劲的回答：“我会用生命保护她，爵爷。上帝作证，我绝不许任何人碰她。”

罗伊叹气的声音在走廊里回响。要不是上帝赐他过人的耐性，照他的本意早就拿殷吉的脑袋去撞墙，天晓得，在过去那个小时里，他不只一次的想这么做。

楼梯口有另一名年轻士兵在等他。“爵爷，城堡南边到现在还在打，从城墙顶清清楚楚看见那些撒克逊兔崽子已经把我们的团团围住，一看旗帜的颜色就知道受困的是修格男爵的人马，我们要不要去支援他？”

罗伊离开内庭，爬上城头亲自观察情况。前来通报的士兵紧跟在他身后，很不幸的，这人的幼稚冲动一如殷吉；真